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  
編史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為京學生與王元野  
黃道等九十四人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  
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宗學生趙子寰  
等三十四人上言爭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  
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斯條理過之矣小長蘆  
七十九老人朱彛尊題



續家  
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  
卷之一

丁丑十月復過錄黃校周本前  
七卷用藍筆

每卷  
同

高宗

建炎元年

建炎二年

高宗

建炎三年

建炎四年

卷之三

高宗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從周香嚴藏璜  
川書屋收藏抄  
本校每葉二十  
六行每行二十  
二字



卷之四 紹興四年

高宗

紹興五年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卷之五

高宗

紹興九年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二年

紹興十三年

紹興十四年

卷之六

高宗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紹興廿一年

紹興廿二年

紹興廿三年

紹興廿四年

紹興廿五年

紹興廿六年

紹興廿七年

紹興廿八年

紹興廿九年

紹興三十年

卷之七

高宗

紹興卅一年

紹興卅二年

卷之八

孝宗

隆興元年

隆興二年

乾道元年

乾道二年

乾道三年

乾道四年

卷之九



孝宗

乾道五年	乾道六年	乾道七年
乾道八年	乾道九年	淳熙元年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淳熙四年
淳熙五年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卷之十

孝宗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淳熙十年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二年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淳熙十六年
淳熙十七年		

卷之十一

光宗

紹熙元年	紹熙二年	紹熙三年
紹熙四年	紹熙五年	紹熙六年

卷之十二

寧宗

慶元元年	慶元二年	慶元三年
慶元四年	慶元五年	慶元六年
嘉泰元年		

卷之十三

寧宗

嘉泰二年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開禧元年	開禧二年	開禧三年



卷之十四

寧宗

- 嘉定元年
- 嘉定二年
- 嘉定三年
- 嘉定四年
- 嘉定五年
- 嘉定六年
- 嘉定七年
- 嘉定八年
- 嘉定九年

卷之十五

寧宗

- 嘉定十年
- 嘉定十一年
- 嘉定十二年
- 嘉定十三年
- 嘉定十四年
- 嘉定十五年
- 嘉定十六年
- 嘉定十七年

陳氏餘慶堂刊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  
 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  
 行宋朝中興自高宗至于寧宗四朝政治之  
 得失國勢之安危一開與問瞭然在目矣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

時舉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略曰  
 惟孝弟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  
 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說論屏側  
 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罷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  
 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  
 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傷正尚慮群臣狃于  
 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諫懷匿  
 有言不書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中興大事記曰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  
 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寔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  
 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尤足以  
 懲崇觀之積弊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盡慮



又詔戒厚歛除弊收救盜賊治莊吏錄忠義昭智勇○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為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黃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綱二人由此與綱忤綱行至太平州疏曰恭儉優于天下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唯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中興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氣之屈于此也則必有以伸于彼其消于今也必有所息于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于斯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于靡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擬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者欤當上即位之初悞國之臣不可用偽命之臣不可用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

高 舊校

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主于恢復可見矣現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叶濟之功則宗屬意于公久矣適為汪黃所擠總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邪

無

尊元祐皇后孟氏為太后

元祐皇后初无失德哲宗廢于熙寧之時徽宗復于元符之際後群臣以元符元祐並后非古制又復廢居瑤華宮至是乃正尊位中興大事記曰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送孝慈淵聖皇帝尊號遥尊母常氏為宣和皇后○立邢氏為皇后○詔改宣仁皇后諱史播告天下于是追貶蔡確蔡卞邢恕

空五格



中興大事記曰當靖康元年二月虜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  
舊下黨邪正識者以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即位首詔改  
宣仁謗史不幾復蹈前轍耶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  
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  
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  
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  
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  
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于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  
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  
天可畏哉

誤

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為南仲父子所沮上曰南  
仲悞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  
悞國罪李邦彥及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鄭望之李藪竄于  
嶺南望之藪皆使虜請割地者  
中興大事記金虜自攻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餌李

空格

邦彥吳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  
及我狄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之可成故政和  
之開募者即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即靖康賣國  
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于夷狄之以和誤我也耿南  
仲既以和誤淵聖猶以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  
欲手劍之此高宗之初心未為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  
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置御營司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

無不

中興大事紀曰國朝兵權隸于三衙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  
之權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發兵之權今本  
復三衙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  
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為兩府又制御營  
使是政出于三此趙鼎所以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  
尹所以兼樞家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置真州茶鹽司。張叔夜從淵聖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



傅 訖

其粟至白溝河御者曰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托抗死何粟

至虜中不食而死孫傳後不知所終

中興大事紀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有張叔

夜二人而已虜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軍

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

終之義無憾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

誤國一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盡釋而

言忠又者亦首稱焉若何真孫傳身為大臣乃引其君以降

虜求生其不忠不義无父无君孰大焉使其能為若水之死

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于虜庭則其死不足言矣計

者猶以二子不屈于偽楚為忠夫屈于大而屈于小不屈

于前猶或有益不屈于後復何補哉

金人陷河中府叔夜連及其子致原死之。張所言亟

還京城者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係四海

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寔處而一意于边防五

繫

無傳

姦

萬

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与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

乎都之遷与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

自保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兄弟奸邪不可用潛善

引去上留之乃竄張所于江州。六月李綱入見。置檢校院

。竄張邦昌于潭州尋賜死竄從張邦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

許莫傳李維顏博文孫覲王紹李回等皆有差

中興大事紀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二章獨不下綱曰

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莫甚于僭叛莫大于從偽此而

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後世

之事君者上未遽行者以祖宗不忍殺大臣也邦昌忍于易

姓忍于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于覆國忍于事異姓苟可以

謀身者皆無所不忍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

事偽而死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哉然綱之議雖行而公之

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虜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蓋



臺

勝非邦昌友婿也未一二年間偽命之臣以驟然擢用而為宰相以諫者矣可勝嘆哉

弗

旨勝

繆偏

無

復公主號。宗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听姦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不宜与賊不共戴天弗与俱生今四十矣未聞有所号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瞻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斯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謬為偽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以宗澤知開封府尋命留守東京澤至京時盜賊縱橫澤下令曰為盜者贖死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相安黃潛善白上遣傅雱為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為通問使未行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車蓋相望卑辱厚禮終恐无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西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因獻二

請

與舊校抹去

帝衣各一襲且致書于粘罕。置賞功司。每縣添武尉一員。李綱請置沿河淮江帥府要郡以備控扼帥府帶安撫要郡帶鈐轄次要郡領兵馬都監皆武臣為之副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為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為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與預又別置凌波等水軍。皇長子生賜名勇。李綱為上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乃大赦。罷職田。封吐蕃唃封後。李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于東南而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于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領于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攻習之。諫議宗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



皇

劾

辦

尚聞

是。上重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為都監王球所竊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奉上皆選方異物李經諫上亟命碎之董氏女死于盜。秋七月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群盜。時羣盜蜂起如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揚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盜光世斬李昱淵殺杜用丁順等皆赴河北招討司自劾盜蓋哀。

皇叔士培復洛州。省冗官。詔修京城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官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群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于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為壘結兩河山水寨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逆虜兩熾羣盜方興比門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于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

騎  
金陵

陛下回鑿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笑以為狂張慙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教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李綱言今繼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冬無虞車駕還關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論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留中原乃命綱草詔頒之西京。詔修鄧州城朝臣皆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珣言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密迓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留諸郡新創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不可恃夫騎兵虜之長技而不習水戰京城天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以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時伯彥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其計

待

中興大事記曰李愬請幸營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為上况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增固樓櫓已修飾壘壕已開浚寨柵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夫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討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愬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鄧以係中原之望西隣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候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宗以乳媪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寇亦往正如揚州而虜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虜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為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以李愬黃潛善為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懿副之以劉光世為左司都統制

愬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受于是愬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

罷四道提管府。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所寫張昌二字至是鞠于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愬不已故愬以老法中之

洪

忌

京拘

中興大事紀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珙芻陳冲王及之死愬尚救其死而独不救宋齊愈愬于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猶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愬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愬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守城留守宗澤移所居虜使于別



毒

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利為退走計  
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北准  
南陝西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虜使別館優  
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于賊虜情款何如是之厚而于國家計謨  
何如是之薄也臣撲愚必不敢奉詔。詔荅曰卿彈擊強梗保  
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  
回銓詔賜澤襲衣金帶。元祐太后發京師將如揚州。河朔  
之民憤于賊虐自結巡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召譙定伊  
川先生之高弟也。張浚論李綱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優立賞  
格乃更為奸乃落職奉祠

召吏 毒

中興大事紀曰初論水灾于宣和之時而為宣和大臣所斥  
建守城之策陳邀擊之謀于靖康之時而為靖康大臣所擠  
建炎之初公為首相慨然以修改攘夷為已任而為潛善伯  
彥所沮一人之身而三定大策乃三受重謗然謗之所至名亦  
隨之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潰迫之憂用于

才 職 窩校 詆

靖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而後之用于建炎則中原不至  
于淪沒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召于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  
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畧就緒中山  
之功未成而謗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関于天下之安  
危者甚重徭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徭去則兩河無兵  
而夷狄橫矣徭在位則為臣叛党稍正典刑徭去則叛臣在  
朝而政事乖矣徭在位則必主幸衰節之策必從宗澤還京  
之疏徭去則惟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  
之禍建炎惟揚之禍歸咎于徭小人之無忌憚一至于此哉  
徭薦張所招撫河北傳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  
措置就緒即渡河而叔北京留守張益謹奏以為招撫不當置  
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十萬人河外皆虜兵乞叔置司陝府  
潛善頗沮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徭言潛善力沮二人所  
以沮臣使不安戰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与潛善  
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陳東上疏抵潛



善伯彥不可任李愬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黃潛善汪伯彥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詔如淮甸。冬十月上如揚州。十一月張浚論李愬括馬招兵勒納之非且及于易詔令以庇翁彥國之罪捐金帛以資張政傳亮之費竄鄂州。

中興大事紀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与秦檜共事不与虜俱生而初年之見反党汪黃而攻李愬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善乎胡安國之疏曰賞罰政事之經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与臺諫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言者獨攻愬為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職又再言而放于邊鄙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于愬者其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有如昔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招討司未有以為非者在愬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為可此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愬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觀常草降表貶薄二聖死有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為杜塞

無有字

嘗

清舊校點

方默

真

言路此不核實者二也愬既放于鄂州渚澧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縱橫淮甸所在如織此不核實者三也虜陷京城邀請二帝乃何桌操叔郭京用事愬與遠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固欲黜愬前日回銜之功指以為罪此不核實者四也愬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策為孝慈皇帝所知擢与机政而以為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劫寨之事人以為姚平仲講于帷幄种師道李縉之所不與也而乃謂愬之用心欲置公于何地此激怒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庇翁彥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之死此又不待核實而愬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王倫使虜與傅雱俱留虜中。詔非經三省密院不行。十二月置講讀官。上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坐右。分路類省試以待親策。以揚時為工部侍郎時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虜分



婁

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幹離不與其弟兀朮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吳宿与其副撒喝自同州渡河攻陝西以燕山軍圍汴京澤有脩千里之地無糧可因又遣兵保護汴梁以誅大軍北渡虜聞之斷河梁而遁。婁宿至河中府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由韓城犯長安蒲津軍潰。粘罕既犯河陽據汜水引軍而東命萬戶銀朱分軍犯京西中原大震。攻河南留守孫昭遠戰不利擁兵南去為叛兵所害少尹阮駿死之。圍棗州守臣姜剗之拒守圍二十七日不拔而去又陷同州守臣鄭驥赴井死又陷長安帥臣唐重及楊宗閔桑景詢曹謂郭忠皆死之先是重慶虜至以書別其父堯臣曰忠孝不兩立義當死國其父報之曰汝能捐軀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陷淮州守臣韓浩死之又陷青州臨淄知縣陸有常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亂兵葛進等擊敗之虜棄青濰而去又陷類昌府守臣孫默死之又陷秦州引兵犯熙河陷鳳翔府又陷

東

慶  
葛校

唐州掠其城而去又陷蔡州汝陽縣令郭贊罵死之又陷淮寧府守臣向子褒死之又陷均州

乃

禮義廉耻

欲

金人攻掠陝西京東陷同州長安秦州鳳翔唐秦濰寧均州八郡不能攻者汴京棗州及棄青濰而去  
中興大事記曰祖宗百年廉耻礼義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群小相師成理窮六十年士大夫酣為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交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敗歟迎降而皆不知以為耻棄君叛父奉賊称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而兩河之帥守王將其為睢陽許遠顏真卿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彜不容氓後亦祖宗所以涵養斯人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華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陽四鎮之說不行乎前李綱招撫徑德之事復阻于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

乖



虜殺之也。寔朝廷殺之也。現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  
世襲而虜憚之則胡舜陟李德之計不行豈不惜哉  
以劉珏為吏部侍郎衛膚敏中書舍人。劉規給事中。是年  
八月杭州軍亂九月建州軍亂十一月密州軍亂十二月吉州  
軍亂

無建炎字  
括 戊申建炎二年春正月上在揚州。金人陷鄧州安撫范致虛  
遁劉昉出戰死之括民間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又掠汝金房

四州之民以歸。盜張遇焚真州尋陷鎮江王淵船降之。山  
東群盜蠱起潛善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盜焚真州去行在六  
十里上亦不聞內侍即成章上疏言二人之罪必誤國上怒詔  
成章不守本職轉言大臣竄吉州。盜丁進犯壽春府守臣康  
允擊却之。詔后族勿除從官。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  
彥誤國十罪。二月金人犯東京澤聞之曰滑州衝要必爭之  
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以銳卒五千授張栻。至滑州子虜迎敵  
又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搗舟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与

### 奕

虜大戰虜夜躋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即命宣知滑州虜不敢犯  
其境。金人遣兵自鄭州抵白沙驛距京纔十里都人甚恐澤  
方與客對率寮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徹吊  
橋披甲棄城都人益惧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劉  
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  
張灯如平時民始按堵。又遣部將李景良闡中立郭俊民領  
兵萬餘趣滑鄭遇虜大戰而敗中立死之郭俊民降虜景良遁  
去澤捕得景良斬之俊民與虜史其姓人持書招澤。謂俊民曰  
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虜游說何面目見人耶。粹而  
斬之謂史虜曰上屯重兵近向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戰  
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澤三上表請上回銓表曰京  
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為意早賜回銓  
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二  
孫甘被頸戮。翁彥國為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城磚數百萬  
其人踰虔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磚江西提刑留

### 戰我



擊  
高  
枝

侑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貴州縣以等第厚賦于民欲以求進民苦于一役知洪州胡直強奏罷之。市易務乃熙寧初置及是言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復端明殿樞密直學士。募振華軍于河南北淮南以六萬人為額。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呼總管使括城中兵係賊部將沙振以眾寡不敵乃害康伯後謚忠節。三月以司馬光配饗哲宗。石壕縣李彥先復陝州即以彥先知州事金人圍陝不克乃攻魏州陷之。金人犯涇原吳玠敗之。夏四月罷巡社。金人復陷洛州士培奔大名府。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並為虜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祈洛莫慈相保久而陷之。馬廣聚鄉兵保慶源五馬山陰迎信王榛以歸奉榛總制諸山寨先以奏付宗澤以聞遣馬廣入見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加廣為元帥府都總管潛善伯彥終以為疑廣行復令聽諸帥臣節制廣知事安遂殺其軍屯大名。五月詔擇日還京。

還  
舊  
枝

兵  
趨

○正字馮撤獻書于潛善力言未可恐金人再來或不可當。宗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累疏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眾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退關即渡河勦虜沒角牛楊進等眾百萬願渡河且請修龍德寶錄宮以脩迎奉二帝不報。澤請上還京至是凡二十餘疏言甚切又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萬數面刺八字號八字軍彥方治軍約日越太原澤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潛善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因憂鬱成疾。中興大事記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于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于外孔明欲出師于外則必任禱允于內建炎之初緼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則必復君父之讎雪宗廟之耻伸神人之憤惜夫緼相則澤之志行緼去則澤之志沮蓋汪黃二人既用事于中則宗澤安能措手于外二人既至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



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為人子孫烏可置祖宗而不問為人父母烏可棄遺黎而不思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請解京城之圍而伯彥等則謂不可使虜知元帥所在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宗則將有至矣天所與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媪護赤子之術所能為哉澤之志不獲伸于前又不獲伸于後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泪滿襟之嘆而為之致無窮之恨科舉復以詩賦兼取○金帥自鳳翔之敗涇州之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以歸雲中委宿遂自馮翔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于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虜遂遁陷冀州叔州事畢其死之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累擊退金人一日虜已登城火其門政以重賞募死士撲

師  
葛校

○ 壇

臣

空三格

空格

○

用

文

之俄有數十人皆以濕羶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虜遂敗走城賴以存政死而城失守賀師範戰于八公原死之虜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回家屬赴井死又陷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又陷濟南府守臣劉豫降又陷東平府守城叔和彥棄母遁又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降虜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虜遣騎召永不粘罕曰沮降者誰永不降者我虜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虜并其家害之謚勇節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虜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虜知曲端與王庶不協併力攻廊延庶在坊州乃自當廊州來路遣龐世才等當延安來路庶御下太嚴曲端為都統常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銜其語端駐兵于邠州庶趣其進兵不動庶退龍坊虜遂乘虛陷延安陷濮州守臣楊粹中及杜績死之又陷開德府守臣楊棣及楊彭年死之城中殺戮無遺宇中虛中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劉誨王貺為通問使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



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虜  
 中 張慙 許景衡 復閩浙市舶官 增諸路役錢  
 二月建州葉懷殺妻子縱火突城而出陷福州其後趙哲招降  
 之 秀州軍亂命張浚討平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為黃潛善  
 所沮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  
 三遺表猶贊上還京云後謚忠簡 召謝克用孫覲 以杜充  
 為東京留守盡反澤所為兩淮豪傑皆不為用  
 中興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  
 可使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充守東京則虜至維揚充守建  
 康則虜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逖以姜維而續孔明之  
 事功李綱罷而汪黃相于內宗澤死而杜充守于外天下事可知矣  
 翟進在西京與虜夾河而戰屢破之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  
 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彥既還朝餘稍引去判官宗穎請歸持  
 服楊進叛攻掠汝洛忽遣騎犯翟進營進墜馬為所害 鑄御  
 寶者三一曰皇帝 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

詔之寶 趙子砥歸自燕山得御書上皇以進且言金人講和  
 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  
 明矣往昔契丹主和議女真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  
 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檻穽以待之然  
 後可以刺虎矣已而賜對遂命知台州。御史馬伸劾黃潛善  
 汪伯彥不謹詔令廣市私恩黜陟不公政令不一壅塞言路毀  
 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強狠自專務收軍情等  
 罪詔伸言事不實責濮州監酒促使上道死于中路天下寃之  
 親試舉人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密州獻芝草詔  
 却之。冬十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自東京赴行在上召見彥見  
 潛善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  
 舉北征掎角破賊收復故地言極憤激大忤二人之意降旨除  
 閩門宣贊舍人免對。知沛縣李膺言昨來徑制司酒漕稅契  
 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倘復行之為利不細乃復徑制  
 錢 十一月更四川茶法初成都府路轉運趙開言請罷榷茶



印

乃令漕司買馬朝廷擢開主管川陝茶馬開至城都徵政和都  
茶場法即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每斤所過征一錢往征  
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  
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  
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 壬寅郊祀昊天上帝奉  
太祖配就江都縣築壇行事 十二月金人陷襲慶府有欲發  
孔子墓者誅之 以黃潛善為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权入手二小人為相其事可知  
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

決

中興大事記曰始也独相綱已為汪黃所不悅繼而綱與潛  
善同相則必為潛善所排綱于此時懲宣和大臣不和之咎  
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必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  
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

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人因草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續資治通鑑  
卷之一

詔百官言事呂頤浩上備禦十事

十月十三日兩廂終此後集一卷終后集

后集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

宋高宗二

次行結齋  
同前

楊

已酉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

詔群臣陳備禦策

虜陷

戶題

徐州守臣王復罵賊不屈闔門百戶皆遇害後謚莊節又陷淮

滕議

陽執守臣李寬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虜會粘  
罕兵至勝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餘人趨揚州以議事為

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棄軍走鹽城軍遂  
潰泗州王綯率同列為執政言汪黃笑而不答至夕奏到虜復

攻泗州上大驚 守將焚淮橋遁金人由招信將渡淮縣尉孫  
暉禦之沉其數舟虜以疑兵糜暉自上流渡城破暉死之 陷

楚州守城朱琳降

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俱重成喜將

萬人遁

陷揚州守臣黃頤遁去

楊

上自建炎元年冬十月如揚州至今凡一十六箇月

上時得天長報聞虜已至乃躬甲冑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



之增

軍從之者教人而已二相方會食有聞者独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南驚軍民爭門而出者不可勝數大理卿黃鶚至江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亟取九庙神主奉及出門甲騎已塞道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漲天而帑藏所儲殺掠殆尽 吕頤浩張浚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以渡至鎮江上次鎮江留劉光世以兵扼江陵 上次平江命朱勝非為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 上過吳江縣命張浚以所部屯于吳江 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大赦惟李經不赦蓋潛善欲罪經以謝虜也 中丞張澂論黃潛善汪伯彥數其大罪二十條致陛下蒙塵于外天下人切齒唾罵乃除外郡尋宮觀責降 泗州富民獻緡錢五萬却之 詔罪已求言詔曰朕已放宮嬪損服御黜宰輔召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意自今事有關於國体益于边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焉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

提行

空四格

一虜陷泰州守臣魯班降又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又犯滄州守臣劉錫遁通判孔德基降 時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初徽言与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虜粘罕虜其子彥文使為書以招其父可求遂降可求与徽言親也虜扶可求以招徽言于城下徽言以大義責之可求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曰引兵擊虜斬婁宿宇董之子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時朝廷與虜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陰其患凡受圍三月而徽言屢敗却之及城中矢石尽士困餓不能與監門石贇夜啟閤納虜遂陷徽言即縱火自焚其家人率親兵力戰比曉力屈為虜所執虜知其忠義故生降之徽言罵賊不絕声而死謚忠壯其統領孫昂亦力戰不屈而死 三月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簽書吕頤浩為江東制置使 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苗傅以淵素出其下快之不平劉正彥從淵求官得威州刺

除

欲昂

傳



史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澗  
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見王淵擢用且乘有狄  
難遂圖不軌

多傳

垣舊校  
門舊校

劉光世除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 苗傳劉  
正彥叛揭榜于市傳檄諸州畧曰大臣盡出闕寺士卒皆自私  
門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  
惡顯著並內侍官並行誅戮本為生灵別無所希以兵殺王淵  
勒兵向闕梟淵首于闕下乃分兵蒐捕中官皆殺之百官皆在  
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垣之門外軍聲益惧  
中軍統制吳湛披甲持矛排門入引傳所遣使臣奏上曰苗傳傳  
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諫諍鄭毅知杭州康允之謂事急矣  
請上御樓抚慰之止變上御樓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傳等  
雖控弦露刃見樓上黃蓋猶呼萬歲上凭欄呼傳正彥問曰何  
故如此傳厲声曰陛下信受中官賞罰不公如黃潛善汪伯彥  
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曰交結康履

猶撫

撫機

以

却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旧只作遠郡團  
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  
康履曾澤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黜康履曾  
澤待重與降責卿等可歸寨傳曰若不斬康履曾澤歸寨未得  
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卿等忠義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  
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士並特除放各令解甲歸寨  
傳曰感圣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時浙西安抚祝宜文字  
時希孟頌陛下遣康履等出付苗傳上曰朕左右誰使葉宗諤  
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上曰豈可曰叛將勒兵向闕  
便付中官殺之逾時傳兵不退上命吳湛召履：逃不出再命  
衛士搜索得于禁中清漏擒至闕門付苗傳樓下腰斬之商其  
肉上命傳等歸寨傳等請宰相百官議事欲請隆祐太后垂簾  
聽政勝非等入奏上欣然降詔恭請隆祐太后同聽政百官  
聽詔惟傳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  
子有故事傳之屬官張遠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



驚愕

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警愕失色諫議鄭穀叱  
遠曰是為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  
上奏曰傳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对上徐謂宰相曰朕當退  
避但須稟命太后乃命吳湛謂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  
上令顏政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大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  
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  
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御樓乃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喻之曰  
自上皇任蔡京王兩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與起邊事所以招  
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皇帝至孝別無失德止  
為黃潛善汪伯彥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傳  
曰臣等已訂定豈可逆謀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太后且叔与  
皇帝同聽政事傳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  
曰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无二乞  
太后早賜施行太后曰今夷狄內侵皇帝聰明仁至尚自難以  
抵當若使幼主為君夷狄聞之豈不愈加輕侮正彥怒呼其衆

論檻

雨舊校

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  
統制輩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  
從為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待更与皇帝  
商量傳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太  
后復肩輿登門与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  
乃許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傳等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  
供奉之礼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軍並聽太后及嗣君  
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無肆劫  
掠縱火殺人如遵此約束即降詔遜位傳等皆曰諾遂下詔遜  
位皇太子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宣詔畢傳正彥揮軍退乃  
大赦天下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為睿聖宮  
太后臨朝自是引傳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对言机  
事賊心不疑矣王世修与勝非言請移躔建康又趨遣使及改  
年号勝非以奏太后太后曰三事中惟年号稍輕若全然不從  
恐別生他事詔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改為明受元年勝非

趣



屬

俊

榮  
頻

文

浚  
伊

位上疑脫字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闈至于位

遜

以世修往來傳道二亮之言事定許以從官除之 以苗傳為

官張達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胤國閔王鈞甫右文殿修撰皆

傳正彥之謀也竄內侍藍珪高邈張吉為張旦魯澤陳永錫于

嶺外 降詔改元 上遷睿聖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召呂願浩

赴行在 以張浚為禮部尚書命張浚以命厲後取便道之風

翔 除諫議大夫鄭穀為御史中丞鄭穀言朝廷差除行遣多

出于統制苗傳劉正彥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无虛日外

議喧然國家興衰未可知也望賜戒勅廟堂之上二三大臣共

以公心維持綱紀無以私請干預朝政庶几與國同休共享天

下安樂之福也時二亮嘗以殺人之事瀕至都堂鄭穀常面折

之便宜止可行于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預頒

其章示之傳等雖怒然由是少戢 以苗傳為武當軍節度使

依前御營司都統制劉正彥武成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副統

制苗劉以書抵浚曰徠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後復書畧曰自

託便

似佑佑

彬

輻

之說必其子長而賢曰記以政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廢立

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上春秋鼎盛

一旦遜位事非所宜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聖躬者歷可

致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苗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

之所與誰能廢之二亮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浚見抵以為逆

賊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變即奏責浚散官郴州安置乃設辭

以安二亮也 苗傳劉正彥到都堂欲分兵入衛睿聖宮尚書

左丞張澂以為不可固止之 呂願浩上疏太后私請睿聖皇

帝亟復大位 張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

中丞鄭穀正言乞苗呂願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浚兵遂止

馮 曰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全易稱皇太

姪同皇太后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為得策召百官赴

睿聖宮議請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太

姪監國鄭穀上疏謂睿聖皇帝承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

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



連 無 收

於理尤順今以上皇之尊遽降為大元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徹御幄而設排幕內外百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与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无以取法行之于今實逆天道併降今上為皇太姪是二十日內降二天子矣自古未之有也乞敢還詔書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稽之古為有法施之今為得宜詔上尊号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处分天下兵馬重事嗣君依旧皇帝 吕頤浩張浚劉光世議奉兵討逆吕頤浩江寧次丹陽光世自鎮江來會世忠由海道至平江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二兗惧勤王師乃檄杭州集保伍選器械扁城門塞河道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行又扣睿聖宮奏請上親筆制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劄所以取信天下以其有御宝今朕退外邸不与國事何用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有德豈敢更与外事傳等遞謝上曰統制有事但來商量不以何時可來相見勿請疑忌傳等拜謝而出 吕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湯東野趙哲周祀上疏乞復大位

自 憲校增

省 憲校

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到東堂諭以天步多艰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一皆聽從 四月初一僕射朱勝非等上疏太后陛下乞上還大位太后降詔百官奏聞上詔不允及上見禁中太后再降詔群臣目上表以請上詔必欲太后同聽政事乃復位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目請上馬百官扈請以入上與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詔上太后尊号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為皇太子令有司擇日脩礼冊命施行 二日以傳為淮西路制置使刘正彥副之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以傳正彥為檢校少保傳請属官張達為添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勤王兵至傳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傳正彥遣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 傳正彥引兵開錢塘踴金門遁去掠玉山等縣韓世忠追之至浦城獲刘正彥崇安富民獲苗傅就世忠送行在詔誅之 吕頤浩刘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慰勞之 皇太后降詔撤簾復建炎年号平苗刘功詔加韓世忠刘光世張浚等

護 湧



度 齋

官李昉迁左丞鄭穀迁簽書竄時希孟張永王元左言馬擴斬王世修吳湛于市罷朱勝非頌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以不能正二兇之乱也 大赦奉行仁宗法庭錄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 命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侍郎並改為叅知政事 朱勝非求去以吕頤浩張浚荐上以頤浩為右僕射 上如建康府改江寧為建康上之次鎮江也諭執政以張穀毒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命守臣致祭皆厚卹其家 立皇子粦為皇太子至七月堯謚元懿年二歲 金人以我叛臣刘豫知東平府子麟知濟南府于是尽取山東地惟濟單與仁廣濟以水沮尚存焉 中丞張守言曾行首明大義詔除直顯謨閣御史言章誼首此時希孟令人知通順詔擢誼為郎官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抚使制使以滕康簽書院事時建議欲幸武昌康政為不可而有是除 上以張 諂諛豈可置之送班罷中書舍人洪皓使金充通問使上遺粘罕書願去尊号用心朔比于藩

古 三 阻 紆 比 格 分 道 校 作 逆 志 寔 樞 處

政 舊 校

無

無

議 舊 校

唐

杭 舊 校 慈

臣七月杜時亮使金且致書粘罕畧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則无人以奔則无地此所以認然惟冀闕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改鑄虎符 翟興復西京至永安軍朝謁諸陵 置江州路安抚制置使 六月淫雨上以陰雨不止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訟下詔求言 罷王安石配饗 罷賞功司 錄忠義後下罪已詔 袁植罷司諫 以吕祉為右正言 金人陷磁州守將蘓珪降又尋陷單州又陷與仁府又陷南京執守臣康佐又陷沂州 上以韓世忠平苗刘之功加兩鎮節度 王庭秀論吕頤浩除擬不公罷侍御史知筠州 中丞張守志以論頤浩難專任張浚不宜西去迁礼部侍郎 右正言吕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去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罷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胡舜陟請自守江北之地



俊

以護行在除淮西制置使 鄭穀堯上大悼之 以王綯叅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詔諫院勿隸後省 誅范瓊初虜寇京東命瓊禦之瓊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召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張浚奏瓊大逆上以其事付浚召瓊至都堂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遂以浚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抚其眾頃刻而定 崔縱使金訖和 張浚發行在宣抚川陝 詔奉隆祐皇太后如南宮 以上官悟叔京城苗守 閏八月詔詔駐蹕地遂決吳越之行于是命諸將分守沿江防淮之設遂格 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僕射尋命充兼江淮宣抚守建康

上以三年四月如建康至是凡九月

寅使

上發建康如杭州升杭州為臨安府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胡廣上疏請絕罷和詔刻意講武以伎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晋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祖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変庶几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

盜

復叛

提行

空三格

洪州臨州

銳空格校稅

還朝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 張邵使虜 賊李成殺知泗州耿堅上降詔抚諭以成知州事四年又叛復陷舒州 高麗遣使入貢詔止之 金婁宿陷 永興軍師臣郭琰適 以趙鼎為殿中侍御史 冬十月金園蔡州守臣陳昌寓敗之 一上至臨安詔如浙東 張浚以趙鼎為隨軍轉運 虜分兩道寇江一自滁和犯江東陷滁州壽春庐州濠州和州無為軍陷真州又一自蘄黃犯江西陷黃州自黃州渡江劉光世陷江州臨州洪州吉州抚州袁州金人犯采石渡郭偉敗之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銳叛降之通判楊邦乂独不送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遂見殺罵声不絶口金人犯建昌軍蔡延世敗之 十一月增印四川錢引 降引皇太后如虔州以范宗尹叅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盜桑仲拋襄陽四年六月以桑仲知襄陽府未几

隆祐



節

犯金州帥臣王彥敗之 張浚至秦州置司 制五路 盜賊  
方犯鎮江四年降 上自明州航海呂頤浩奏今浚官已下各  
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  
至乃同寇盜耳于是即官已下或留越或從歸者多矣 金人

無建炎

再 陳 陳 賧

庚戌建炎四年春正月上舟次台州章安鎮 兀朮再犯明州  
張浚拒戰慮其益兵与守臣劉洪道俱避去遂破明州屠其城  
兀朮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船擊  
散之虜遂退陷陝州李彥仙巷戰而死彥仙守陝州踰年大小  
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程思道等五十一人皆与同死無屈降  
者 陷潭州守臣向子諲遁王暎劉玠趙聿之死之軍民犹与  
巷戰虜遂屠其城而去陷荆南府及醴州 詔近臣條脩禦策  
虜寇邠州 金撒离曷及黑峯等寇邠州張浚遣曲端拒之  
乃引去 二月金人復陷東京守臣上官悟遇害自是四京皆  
陷沒矣 上舟次台州松門宰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

提行

鑿 舊校 常

盧后 提行

暫駐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謀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  
入蜀恐兩失之挾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擇之決擇取舍  
不可不審上曰然 盜鍾相起邠州尋討平之 兀朮自越州  
執季業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  
取塘岍路以还陷秀州守臣趙士鑿死之至平江宣抚使周望  
及守臣湯東野棄城遁虜入城縱火焚掠死者甚衆又陷長州  
守臣周起遁 三月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  
湖擊敗之兀獲兀朮 葉份為戶部尚書 張浚帥師入衛至  
襄漢聞虜退而还命虞益等奉迎隆祐皇太子于虔州 大赦  
一夏四月上次明州 韓世忠屯兵于鎮江之焦山寺以邀虜  
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勝無如金山危  
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虛實乃伏兵廟中又伏兵江岸戒之曰  
聞江中鼓声岍兵先入廟兵繼出虜至果有五騎趣龍王廟  
中伏兵先鼓而出三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既墜復跳馳而脱詰二人者即兀朮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



千 衆又獲兀朮之壻偽封老虎大王者舟十餘艘虜終不得濟使  
忠下舊校、致詞頌還所掠假道世忠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辣在淮州及  
乃舊校

噪 舊校

遣字董太乙趨淮東以為兀朮聲援時世忠與兀朮相持于黃  
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之鍛煉相連為  
長綆貫一大鈎以投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操而前世忠分  
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  
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但迎還二宮復旧疆士是相全也兀  
朮欲自建康謀北歸或教于芦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  
口在世忠之上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赴建康世忠尾擊  
敗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世忠引舟  
出江天霽无風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箭蓬世忠軍乱焚  
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五月金人自静安渡宣化而去兀朮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舳  
舻相衝至六合不絕岳飛以所部邀擊勝之兀朮自六合歸屯  
于楚州至九里徑趙立又大敗之兀朮既屯六合縣欲自河引

權 湖 臣

舟歸而趙立在楚薛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兀朮患之捷辣來  
見兀朮欲會兵攻楚州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  
與金人戰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  
遇害仲威棄揚州奔興化虜長駟陷承州金人犯江西者自荆  
門北歸牛鼻邀擊于宗村敗之 五月以范宗尹為右僕射張  
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復叔侍郎 范宗尹乞將京  
畿東西河北淮南並分為鎮置鎮撫使 詔三省密院同班奏  
事輪修時政記 壬子夜赤氣亘天 三省言松江宜分三路  
置安撫大使于鄂州江州池州置司 六月復命宰相兼樞密  
罷御營司 三省具冒賞名色十八項詔令後並不許收使  
秋七月復郢昌府趙哲復鄜州 呂頤浩為建康大帥 八月  
隆祐太后至自虔州 九月皇太后鄭氏崩 厯賍吏法 虜  
犯揚州新賽敗之 以王林知承州 金人攻楚州帥臣趙立  
走入詣朝廷告急上命劉光世往援之東海王彥先首以兵至  
淮河扼虜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畏虜騎

走 舊校 人



衆不敢前岳飛雖能為援而亦衆寡不敵立先中砲死而城陷  
吳玠復永興軍虜大惧調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州與婁  
室等合而浚合兵四十萬約日與虜戰 上以虜一萃兵淮上  
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搗虜虛時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  
經畧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畧使劉錫秦鳳  
經畧使孫渥涇原經畧使劉錡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  
馬七萬以錫為統帥吳玠與鳳翔提刑郭浩皆言虜鋒方銳當  
先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  
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  
阜扼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騎不  
得施何用他從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惧虜婁室曰  
彼給我也婁室擁兵驟至興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吾營錫等  
與之戰錡身率將士殺虜頗衆勝負未分而虜鉄騎出不意直  
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  
諸軍亦退虜遂乘勝而前 冬十月浚至邠州召劉錫等議事

浚問謀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  
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杖以撻擊其口斬于堠  
下軍士為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浚命各歸本路歌泊  
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浚  
以張恂叔環慶路經畧使或言劉子羽諭恂令陰圖環慶諸將  
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統領官慕容洧覺之懼遂以環  
州叛附于夏國。虜陷秦州隨州。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移  
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將士悉皆散逸惟親兵千餘人自  
隨遣劉子羽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  
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抚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  
數萬人軍勢復振。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或  
謂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  
重兵下瞰雍旬虜惧吾剽虛襲其後此保蜀長策也諸將乃服  
秦鳳路經畧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制官閔師古收熙河兵保鞏  
富平之敗退保巴蜀雖可為江淮之聲援而關陝陷虜不可



學述

復矣張浚輕師失律不能不任其咎

十一月裁定祀典。秦檜從二帝北行及撻辣入寇以檜為叅謀軍事以催錢糧為名繫家於小舟渡水軍自言遂發檜赴行在檜云殺虜人之監已者奔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檜之來也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荐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請和且乞上致書于撻辣以來好上謂輔臣曰檜朴忠可用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以檜為禮部尚書。十二月定四川激賞絹額。金人冊列豫為皇帝國偽号大齊都大名府豫既立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叔為左右丞第益為北京苗守子麟知濟南府。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權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立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一年升一守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虜大殺客戶拘殺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後集二卷終  
后

宋舊校

揚

索

后集

無結銜行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宋高宗三

忠

民  
舊校

紹興元年春正月上在越州升為紹興府。大赦改元。復制科。李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中外惡之以張浚為江淮招討使討之。分荆湖為東西路。錄趙普後封安定郡王。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詔近臣條陳時務。置祕書省尋召范同等試館職。三月詔募兵耕間田。張浚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浚進救之復江州成遂適于是浚軍有鉄山之号。罷免行錢。金人已破福州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與叅議劉子羽趨益昌虜陷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度遂還回棄成州去而知岷州李惟德亦以城來歸于是尽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凤洮五郡及凤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張榮破虜于秦州水寨以榮知秦州。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曲端為王庶所譖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



侍

葛

崔 耀

因待浚立舉以示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庶  
 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閨中興事業  
 即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  
 者在夙翔嘗以事忤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  
 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声端有馬名鉄象日馳  
 四百里至是連呼鉄象可惜者又數声乃赴遠至命獄吏繫之  
 維之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  
 皆悵恨。五月吳玠大敗虜于和尚原。出爵募民賑糴。收  
 催後錢。六月上賜經筵官扇。殯皇后孟氏于會稽。秋  
 七月罷鬻官田。侍御史沈與求言范宗尹罪狀二十遂落職  
 奉祠。詔江東西路依旧以昇洪為帥府。八月以秦檜為右僕  
 射

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松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  
 或問何以不言松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  
 九月癸亥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錄元佑党人推

無戲字

明黨

為

靖

恩范柔中等三十人並與一子恩澤。以呂頤浩為左僕射頤  
 浩復相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  
 草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  
 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擬鄂馬友擬潭曹成李宏在  
 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戲賊兵多寡不  
 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  
 不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為害不細詔樞密院措置。命汪藻  
 修日曆。冬十月詔戒明黨。以廖剛為起居舍人剽首乞經  
 營建康為固守計。吳玠大敗虜于和尚原。立便錢法。范  
 汝為。盜命孟慶為福建等路宣撫使太尉韓世忠副之大軍  
 至汝為。入擬建州城建盜犯南劍守臣張翥敗之明年正月  
 世忠至福州見李綱。謂曰建州百姓多無辜及下建州民得  
 全活汝為竄回原洞自殺。偽齊寇虜州守臣王亨敗之斬首  
 數十級又寇秦隴張浚遣王彥闕師古等戰却之遂復秦州張  
 浚復洮州李惟德以岷州來歸。薛安靜以海州來歸。十一



民兵

月詔侍芝奉官。行營屯田兵。法。十二月初除宗室為從官。西外宗正司居福州南外居泉州。彗星見。詔求言。復廣西茶鹽司。詔恤張孝純家。文階繫銜護分左右。劉光世守鎮江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餞而遣之未几踵至得數十眾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目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是歲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至子紹興二年正月工在紹興乃詔待制以上奉人才不拘已仕未仕各奉一人。上如臨安乃詔橫行非軍功不迁。二月收御府散亡圖書。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詔除監司避本貫。上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董高以高執二州叛降偽齊。金人陷慶陽府執揚可昇降之。葉夢得討劉豫復光州。三月罷發運司。虔盜李敦仁三歲蹂四州十縣至是平。盜曹成陷道州賀州岳飛擊敗之降韓世忠。盜崔進陷漢陽軍殺守臣以其眾附孔彥舟。盜趙進犯江州李綱討降之。劉忠挺白面山韓世忠擊敗之。虔盜謝達犯惠州守

輟 勿

徒

諭 舊校  
時 舊校

三

巨 舊校  
北

特

城范琮退保子城。外居民縱兵使焚掠。獨葺蕪。執白霍故居。奠之而去。封李陽煥為交趾郡王。金人犯隴州吳玠遣揚政敗之于方山原。楊偉叛殺翟興降偽齊。親試奉人賜張九成二百五十餘人及茅川陝類試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夏四月詔戒朋黨。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太平州軍亂王進討平之。上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以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湖諸軍開府鎮江持張浚軍三萬韓世忠軍四萬岳飛二萬四千王燮軍一萬三千劉光世軍四萬又神武中軍揚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御前崔增施端張守忠等軍六二方合有兵十六七方且請曰夏月奉兵曠向以渡中原願浩尋次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劉光世討平之于是願浩稱疾不進尋命傅崧卿主管督府事召願浩還。閏月輔臣言內外差遣款外自監司郡守及日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即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五月臨安府火。上嘗謂輔臣曰人主符臣下



至

官

倘命用

上

當以生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由之无益也。置修政局以秦桧提奉翟汝文同提奉。是秋日夢見以言者謂修政所誦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罷之。詔內外言陳治道。上欲復余深官給事中程瑀言深是蔡京腹心深官可復則京僥未死官可復也乃詔復前事。命建隆故事行在釐務官自通直郎以占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六月頒戒石銘。斬黃鎮抚孔彥舟叛降偽齊。詔川陝合赴省試人于宣抚司類試。復粥官田。參政翟汝文罷。秋七月胡安國入對遂進言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有此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乱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号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向如何耳尚志所

池 潤 洲

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其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乞以覈寔而上下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廷安國給事中仍命兼侍讀春秋。起居郎王居正見上曰秦桧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桧為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桧所行于是桧恨之乃出居正知婺州。詔呂頤浩赴都堂治事。修玉牒。以孟庾叔同都督諸軍。提點鑄錢司言江地殘破遠涉大江乞叔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詔自今守臣除代並引對。八月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謂十郡之間要緊處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付沿江守帥。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



和

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  
戰艦不可大江以北方里坦途欲過長駟非戰車不可舒序滁  
知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置沿海制置司于浙西以仇愈領之呂頤浩言虜舟自海道來  
有二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海南岸來至秀之海鹽  
萬一有警遠不相及乞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上送之  
。胡安國罷。黃龜年劾松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園且  
植党專權漸不可長松上章辭位尋落職初松獻上二策大畧  
欲以河北人還金虜中原人還劉豫上怒曰松言南人歸南北  
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松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  
堂于是給事中程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越居舍人張  
燾皆坐松党罷去。慧出胃上憂之九月赦求直言。王倫自  
北歸至是入見上嘉其勞倫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命  
其子師瑗添差福建路轉運判官乃命潘致堯為奏表通問使  
高公繪副之。以朱勝非為右僕射。置六部監門。初用御筆

奉

起

駕  
舊校  
未

乎

除官。以劉光世為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以王似為川  
陝等安撫處置副使復用文臣為都承旨張浚在閩陝三年以  
新集之軍當方張之虜蚤夜訓練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  
都運使開善理財為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  
擢吳玠為大將守夔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  
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中彥等降虜曲  
端予知之後下端獄論死西北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于是  
全蜀按堵且以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會有言張浚殺趙哲  
曲端為無辜而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朝廷疑之遣王似副  
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上疏畧曰臣熟知王似平生最詳  
鎮重寬厚為民不擾似之所長至于臨取將帥裁處机事不為  
身謀以圖事功緩急之際恐不可使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  
欲委似招徠未附之人臣竊惟天下之患獨在金虜。未退聽  
雖將不已何暇抗叛又况似任環慶日嘗為制置使行檄諸路  
皆不奉從如張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懷之使來于二



也臣被命川陝外而子羽吳玠之徒蹈萬死一生之地與虜為仇內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討此輩皆以待從高選嘗立破虜之功各望陛下天日照明寢加任使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何三也臣去歲差似知興元府兼節制吳玠王彥、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今似為副使必不安職四也臣最卑微獨荷陛下知遇屢經大謗得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似未嘗得對天日之表有此除擢恐自此臣之過失臣聞于陛下之前矣五也貼黃又云臣所陳事理上于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苟且自為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深程唐吳玠王彥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終至敗事臣雖萬死無以塞責兼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伏見蜀之士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貽書至臣及朝廷執事皆以自守安靜為言彼非為陛下國家計乃自為家屬及一身計者也曾不知將士所以捨偽從正數至十五餘万彼于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戴陛下養育之仁各欲奮力以求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

保其不離散而為亂乎此特其一耳而况虜為不道必欲傾搖我社稷剪除我民人而我自委靡日困終必為虜所滅為此說者蓋不思之甚也臣每與劉子羽吳玠王彥等日夜治兵儲糧食備器械其一蓋欲張大聲勢使虜知我必與為敵不敢萌意南行其二亦欲激勵將士講明戰陣為陛下興大利除大害奉迎車駕以福中原而或者區、獨為身謀遂起怨謗相為朋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利害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下謀之于心斷之于己以惠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寔所照之伏望陛下由臣章疏于中恐大臣不安其職求為進退益煩聖慮。冬十月置饒州馬監。置九路都轉運江浙荆湖閩廣置司湖州尋罷。遣官如温州荐饗。錄孔氏後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十一月沈与求罷。上諭翰臣曰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起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敗昆陽其下如唐肅宗能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朕前



寶朝高校

仕

昔號

日与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可召侍從輪日條  
對朕將參酌以必萬全。揚公擬洞庭命李弼會兵捕之。以  
列大中胡蒙朱異明索薛徽宣論諸路上曰今遣卿等務令民  
被寔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猶親于民姦脏之朝必須按發公  
正奉法之人必須荐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  
獄訟現風問俗等事並書于曆朕將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  
比也。十二月禁銷金。李弼罷職李弼言荆湖之地自古若  
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  
重兵使与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弼廢  
。以盧法原為宣抚處置副使召張浚刘子羽馮康國还以王  
似代後遂罷便宜指揮。詔諸路教習禁軍。鎮抚使陳規奏  
屯田事請以兵為農曰農為兵詔獎之。復汝州。粘罕在雲  
中使撒离曷裒五路叛兵与偽齊刘夔入寇陷高州。偽齊刘  
豫廷汴時四月也至之日大風拔木人々震恐豫曲赦以安之  
。金尽殺契丹人。是歲高麗入貢

後舊校旨

高曷

過

會而幸人

癸丑紹興三年正月上在臨安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群臣  
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畢引公事則謂之內殿双日講讀則謂  
之講殿。河南鎮抚使翟琮入西京俘偽酋守盖邦雄以歸。  
置總領錢糧官。詔恤刑。望祭諸陵。二月置虜州買馬司  
。金撒曷离自夙翔長安声言東去其寔由高於出漢陰直趨  
金高鎮抚使王彥以三千人迎敵敗走彥退保石泉縣金人遂  
入金州知兵元府刘子羽聞金州失守即率兵守饒風嶺且報  
陝西統制兵玠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州列營拒之撒离曷不能  
前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犯祖溪関統出饒嶺後玠  
遽还仙人関遂陷兵元府子羽退保三泉縣徙兵總三百玠引  
兵趨三泉縣与子羽守會統制官王俊又以兵十五至于軍  
声復振乃曰潭毒山築壘守之虜至金高無所得殺馬而食且  
尽遂拔兩河簽軍而食之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  
而縱其一問孰遣汝來曰固相固相謂刘益也子羽与玠謀遣兵  
邀于武林関而金人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以席益恭



先

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詔守臣到任先具民間利害或  
邊防五事來上。知藤州侯彭老猷賣鹽見錢十萬上批其奏  
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特降一官罷之  
。三月寬賍吏法東流令王鮪坐賍罪本抵死降從編竄。以  
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泗州置司未几朝廷遣韓肖胄使金乃  
詔解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屯江北世忠亦請移屯鎮江。  
浚兩淮監司命韓世清提本淮西茶鹽。夏四月朱勝非以母  
喪去位。陳規召還入對乞罷鎮撫使上納之以規知池州。  
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池州置司時光世與世忠更戍世忠  
已至鎮江而姦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擄而鞠之皆言世忠  
所遣于是世忠與光世交訐于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上遣使  
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偽齊陷虢州統制官謝舉  
死之。王彥復金州又敗虜于洵陽。湖寇楊么衆益甚僭号  
大聖天王紀年肆赦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么已下臣事之分  
兵寇公安石首等縣命折彥質會兵捕之彥質請師命王燮為

盛

俸

復

而

犯籍

帛

荆南制置使。錄文彥博後。五月作睦親宅。增小吏俸。  
以韓肖胄充奉表通問使胡松年副之。增月椿錢。立武科  
。令國子監量養士。知秦州吳璘以茶錄招致小蕃三十八  
族以馬來市西馬得通。秋七月置博學宏詞科其法以制詔  
書表露布檄箴銘紀贊頌序為題。大早詔羣臣言關政尚書  
洪擬奏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  
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猷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猷則行之  
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為侍從卧家視事未嘗入  
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奏朝則亦罷之是行法止及  
冗賤之官也權貸立法甚嚴紀者藉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  
者連行列肆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  
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  
。錄魚臣後。朱勝非起復右僕射。庚辰雨。八月上以雨  
暘不時蘓湖地震詔中外極言無隱。置史館。命監司條上  
五事具便民或边防五事如守臣例。九月泉州大水詔除民



稅四舊校

始議舊校

身舊校

四之稅。呂頤浩罷。增贖絹錢數。吳勝敗偽齊兵于黃堆寨。以呂祉知建康府。記註官復許直前奏事。以趙鼎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詔非机速事仍命給舍書讀。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至是如儀江東淮南路劉光世領之鎮江建康淮東路韓世忠領之荆南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領之江西路舒蘄州岳飛領之利州路吳玠領之明州兼沿海制置郭仲荀領之。冬十月詔曰奔競之風不息朋比之勢漸成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劾之。偽齊陷鄧隨等州。罷諸路類試。十一月廣西走馬承受俞似為諸身所劾而罷自是遂不復除。禁邊兵侵齊。修運河。復司農丞。御史常同援臺格請皇城隸臺察上曰改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頤祖宗法不可易詔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元佑荐奪十科以奉人材歲令侍送以上各奪三人。十二月韓肖胄偕虜使來請還偽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上曰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畸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復將作軍器監官。金人陷和尚原。宣撫司分川陝之地責守于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制置吳玠王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抚王彥圭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以統制劉琦王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王之屯武都

甲寅紹興四年正月上在臨安。章誼充奉表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韓肖胄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奉賊知温州。虜犯仙人關吳玠擊走之。關師古深入賊境忽遇虜兵與戰大敗師古婦大潭內懷慚懼遂隻身降賊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抚定之玠既併其眾所統益以精純然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独有階成而尋復秦鳳隴州。二月張浚入見遂赴樞密院治事。監州鹽稅吳仲上疏訟浚無罪大略云浚辭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罪去誰可繼其忠乎疏入不報。臺臣辛炳率同列劾浚遂落職奉祠浚交論浚拔扈不臣之



似

罪大于是詔浚福州居住。王使升川陝宣抚使盧法原副之。夏四月又以吳玠為副使。唐輝胡交修常同文章論子羽謂張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安置白州是冬有吳玠浚辭兩鎮之節以贖子羽之罪降詔獎諭。置臨安府牧馬監。五月岳飛浚隨卸襄陽等州。罷武尉。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六月浚川陝類試。詔御前軍並隸樞密院。秋七月建昌軍亂制置司遣平討平之。章誼使還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長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州豫也。浚勲官十二級。八月范冲入对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甚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何以得本末。以趙鼎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鼎將行上疏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

兵兵

劉屯

跋

意便生舛望是時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国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于浚而不得者人主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拔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復紛于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体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魏良臣為奉表通問使韓世忠奏遣使說和非計乞厲兵恟浚上謂大臣世忠為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至在遠當時遣使通問十二月魏良臣使還浚問以虜事良臣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南王尔家為小國家銀絹犒車其數十萬仍約良臣再使待御史魏玘言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遂不復遣。福州提刑呂聽問上疏乞進削王安石王爵。置襄陽府路郢隨唐鄧信陽屬焉。九月辛酉大饗明堂。侍御史魏玘言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畫黃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廢弛欲望特詔

索軍干

建聰

進

旨



謀

揚

臘

仇愈

三省樞密院除實係机密边事外常切遵守旧典從之。朱勝非請解官持餘服從之。以趙鼎為右僕射。偽齊遣人詣金主晟乞師南征以窩里温捷辣叔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以应豫、遣其子麟姪猗將兵与俱入寇于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永州退保鎮江謀報至齊朝震恐。冬十月詔親征上如平江乃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抚使以韓世忠進屯揚州世忠敗虜于大儀鎮遂擒其將捷也世忠又遣兵往天長縣遇虜于鴨口擒女貞四十餘人又解元成閔敗之于承州一日凡十三戰時虜進扼壽春安豐仇愈与孫暉敗之翌日遂復安豐。十一月下詔罪狀刘豫。蜀兵敗虜于瞻家城。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并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以牽制虜兵之在淮東者從之命張浚視師江上浚疾駘臨江召韓世忠刘光世与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王德敗虜于滁州。仇愈求援岳飛、遣牛皋徐慶赴援敗

工

虜于庐州又淮西宣抚使選鋒將王師晟復南壽春府。補献助者官。十一月、犯昴太史奏以為胡滅之象。求直言。虜退捷辣在泗州而兀术屯于竹塹鎮以書幣遺世忠約戰世忠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承奉旨揮也虜師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雷粮道不通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聞上親征金主晟病篤夜引軍還刘麟及其弟猗等棄輜重遁去







卷之四